# **四十四**

# 活着本不易，更何谈活着之上

# ——读《活着之上》有感

我们用什么来定义活着呢？作为生物，活着意味着生命体的存在和生物体的功能正常运作。作为灵长类最高等生物的人类，又该怎么定义活着呢？恐怕得在生物的活着定义上加上一层社会含义了。人存在于社会中，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活着可能意味着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活着意味着生存，意味着对自己生命的尊重。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迭变，充满未可知的因素。活着，只为了混一口饭吃自然不难，可又回到那个问题来了，作为“人”活着真的很简单吗？我想，活着并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因为它意味着无休止地运作，只为眼前的一餐半饱，它意味着忍受孤独，只为节省开支，它意味着忍辱负重，只为守住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丝尊严。活着意味着肉体的满足，食腹果欲，是生活的具象化，但活着之上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巨大满足。精神世界就如陶渊明所描述的世外桃源一般，是一种超脱灵魂的存在，是每一个疲于奔命之人暂时的安乐乡，至于为什么是暂时的，我想我最近阅读的《活着之上》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聂致远，作为一个毫无社会关系的知识分子，用他的切实生活经历为我们撕开书中那个社会的一角，透过这一角，我们却又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些影子。小说来源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在小说夸张的记叙和深刻的批评中我们能看见现实残缺的一面，也能看到真实得让人唏嘘的角落。聂致远在高中时放弃了前往商学院的道路而立志向曹雪芹、王阳明看齐，做个“为天地立心”的圣人，但是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是一道天堑。等到这个时候，所谓的理想就成为了不可挣脱的桎梏。在认识到自己爷爷逝世时聂致远发现离去的人很少有人再提起，那活着的人又真的就都应该是现世的自我吗？他在人生阅历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不断改变他最初那个成为圣人的想法，甚至开始怀疑他们，也许他对于圣人还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景仰，但绝对又错失了那一份心向往之。他说现世的自我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价值和意义的边界，是一个聪明人经过一百次思考后得出的坚定如磐石的人生哲学。当这个想法生出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他聂致远就此从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沦为市井小人呢？答案是否定的。人，再怎么说还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是时代的缩影。一个人为了生计改变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融入大环境是生存所需，也是本能使然。生活比书本更加生动、鲜活、感性，因此作为教师的他选择把这些已知的人生哲学传达给学生。因而，即便他初心不再，似乎又让读者能很好理解。何况，聂致远也不是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就变得庸俗、世俗，不复当年少年摸样。

无论人作为社会的那一部分，他总是离不开功利场的。书中有句话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没人说话是不行的。”那是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一句话。与主角聂致远同级的蒙天舒，即便在校成绩并不如他，连与他一同进行的研究生考试也是踩线过，甚至博士论文还是依仗着聂致远以前的手笔。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遇到人生中的贵人，即童校长，之后一路长红。他依靠他打点的人际关系在人生的旷野自由自在地奔跑，一路升官发财，实现了现世的自我。他让自己的妻子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他让自己的父母昂扬着头做人。而反观聂致远呢，在职业道路上频繁遇到红灯，被迫刹车，准备再多的评职资料还不如之后圆滑地打点关系，妻子埋怨他没用，岳母瞧不起他。于是，他在职场屡屡碰壁后，也深谙一个道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没人说话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打点人际关系，买烟送礼，像蒙天舒一样做一个“圆滑”的人，揩油似得在自己身上涂抹那份用于伪装的颜料，做一个顺应周围环境的变色龙.

但人也是一个集所有矛盾与复杂于一体的有机生物体。人在顺从时又会生出反抗的心理，在叛逆下又会学着去做个聪明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道理，只不过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斗争的过程，只不过在最后只会有一个选择，无论那个结果是什么，都是思想斗争的产物。聂致远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为了活着，为了生存，他不惜为了高额诱人的补课费放下他作为博士的尊严去做高中补课老师，不惜低声下气地去求自己压根看不上的蒙天舒……但同时，他依旧敬佩着曹雪芹等知识分子，下意识还是做着“知行合一”“致良知”这样的事，面对不公平的事情他依旧愤慨，依旧会愿意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李灿云大姐到处求人，找人帮忙。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反而才更接近普通人的模样。聂致远人物的刻画，并不是光环加身的天才，也不是顺风顺水的天之骄子，而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同样会踟蹰，会犹豫着思考自己退路的普通人。或许他曾经也有过多么高尚多么超脱的现世追求，但就是在这样无奈的人生中他学会改变自己，收起锋芒，变得圆滑。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着一个角色，而聂致远的角色是被无形的力量预设的，这样的结局也符合一个人的一生。苏轼曾在水天一色的赤壁抒发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真理感慨，也曾提出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长嘘一叹。这些无非是在感慨着我们都只是人流中的一朵浪花，我们的行进，是如此的渺小，我们的感慨，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把握自己的价值，度过渺小但珍贵的一生才是最后的终点。

作为一个凡俗的人，我又很能共情聂致远的处境。他追求的精神世界是向曹雪芹看齐的，他仰慕曹雪芹的不慕名利，淡泊以致远。致远，致远，却要淡泊才能致远，却要平静才能致远，可是在这样残酷的世界，这样残酷的时代，生存的压力已经逼迫人们从安乐乡中脱出身来，这一短暂的理想国与现实巨大的冲突碰撞着思想的火花，当这一冲突被放大时，思想的火花只会越来越小，我们也就越来越渺小。当无法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便习惯改变自己，于是我们学着适应环境。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蒙天舒，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聂致远。在面对人际关系时我们可以圆滑，毕竟人情社会，每一段关系或许都是一种机遇，这种圆滑不是阿谀奉承，不是一味讨好。人际关系的拓展靠的是真心换真心，靠得是内心不由自主的真诚，那一份热心。害人之心不可有，下一句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我化用一下便是，爱人之心必须有。爱人者，人恒爱之。正是这么一个道理。

小说中的主要地点背景是高校，与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我生活场景是融合的，虽说人物身份不同，还是让我感受到其中的一些现实中赤裸的真相。但小说总归还是一种艺术形式，用最平静的语调揭开生活的事实，同时加以美化或夸张。主角作为知识分子的不甘心，对自己的唾弃，我很明晰。同时也在思考，会不会在将来的某天我也会成为自己最讨厌的模样。可是我想，生活实在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那个遥远的远方就是我的精神世界，也许它会成为暂时的安乐乡，但我不认为它会在某天消失。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知识变现。只做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成天研究自己热爱的学问，在精神的海洋遨游，这固然是一种纯粹的感情。可是在时代的洪流裹挟下，没有什么是能脱离生存因素存在的。知识分子也要活着，活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实困阻重重，人又恰好拥有一颗柔软的心脏，于是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加上一层坚硬的躯壳，让活着成为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事情。

活着之后，就是活着之上。这是一种更加高层次的追求。千百年的历史，在教科书中被一页一页轻轻翻过，只有在后来人回忆起才又出现在人们视线里，就像记忆里的人一般。如果说活着的意义是被记住，那活着之上的意义就是被更多人记住。光有技能可能做不到，要成为千古流芳、永垂不朽的人，那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可在这翩翩几千年能做到的又得是多么杰出的人物，孔子、曹雪芹、司马迁……可我们要追求的之上境界也不必如此严苛。活着之上或许在书中是地位上的，名利上的。但我有自己的看法，那便是，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一分光，做一件事，享受其中的乐趣，这就是活着之上。精神世界的富足已然是难得中的难得，如若我身强体壮，可灵魂只贪片刻欢愉，枯竭得像沙漠中久未生长生物的荒地，我还是只停留在“活着”这一基本境界。但如若我的灵魂幸福得像被喂养后在地上打滚放松的小狗，我想，这又何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活着之上”？有时候，幸福很简单，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愿你也能寻觅到那份精神上的桃源，让活着，成为活着之上。